

张天翼

·代表作



华威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张天翼代表作

华威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徐建华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天翼/张天翼著;徐建华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089-2

I. 张… II. ①张…②徐… III. ①张天翼-作品综合集②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58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9.75 印张 298 千字 4 插页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张天翼小传

张天翼，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06年9月26日生于南京，1985年4月28日在北京病逝。原名张元定、张一元，笔名张天翼、张无诤、铁池翰等。

1924年毕业于杭州宗文中学。在中学时代，便写过滑稽侦探小说，用张无诤的笔名向《礼拜六》等刊物投稿。1926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用张天翼的名字写作。同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对课程不满，不久退学，在沪、杭、宁一带先后任家庭教师、记者、编辑等职，更多地接触了都市中下层社会，创作思想开始有了明显转变。1928年11月，他写的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和支持。1930年在《幼稚》周刊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鬼土日记》。1931年加入“左联”。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二十一个》，受到左翼进步文坛的重视，被称为“新人”。

30年代中期，短篇名作《包氏父子》问世，显示了他高超的讽刺才能。期间发表的短篇《脊背与奶子》、《笑》、《陆宝田》、中篇《清明时节》、也堪称佳作。《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童话创作，显示着他写作儿童文学的才能。

抗战爆发后，他由上海回到湖南故乡，从事文化救亡活动。写下了代表作《华威先生》，发表后引起关于抗战文学要不要暴露作品的论争。以速写体式提供重大讽刺形象，标志着他新的艺术成就。30年代前后，是他创作的多产时期，共发表过近百篇小说。这以后，由于患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带病离开长沙到四川去疗养，造成他这一时期创作生涯上的空白。1948年经上海赴香港，于疗养之余，写出一组政治讽刺寓言。

1950年，由澳门北上，便定居在北京，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人民文学》主编。工作之余还创作了《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小说《罗文应的故事》曾于1954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文革”中遭受迫害。1975年突患脑血栓，又经历与病魔的长期斗争，于1985年逝世。晚年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目 录

张天翼小传	1
-------------	---

短篇小说

二十一个	3
皮带	12
小彼得	25
团圆	34
脊背与奶子	48
笑	67
包氏父子	80
呈报	111
出走以后	123
砥柱	135
陆宝田	148
华威先生	177

童 话

大林和小林	185
-------------	-----

中篇小说

清明时节.....	263
张天翼主要著作书目	309

短篇小说

二十一个

我们在白芦沟休息下来。……

走了一天两晚。脚板起泡，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结成一块厚皮，和袜子死死贴住，袜子脱不下来。……身上满身虱子，打几下衣服想打下虱子，可是衬衫像邮票似的粘住着皮肉，打不动，裤子虽然在河里渡过，现在它却自己干了起来，不过比以前粘得更紧些。……

大家的眼白成了红色，眼黑翻了一半上去，像还没闭眼的死尸；眼眶子一圈黑。……腿子发了一点肿，比平素大一圈。……

一吃喝过，大家就躺了下来。一躺下连骨头都软了。心里想，无论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了也躺着再说。……老实话：这时候要是敌人来了也不想起来的，宁可吃颗把黑枣子。……

可是糟糕。躺着不一会，营里的传令骑了匹马到了连部，叫我们高连长马上到营部里去开什么紧急会议。

什么毛病？又得准备了吧？

“操他妹子，管它，睡了觉再说！”一位弟兄哼着鼻子说。

这事情可不大好。并不是害怕。……要是不歇脚，不躺下，再走上几天几晚，遇着了敌人倒不怕。可是一休息就完了，一休息，别说开火，就是叫你起来走三五步路你也得咒他的娘。可是……

可是大家呼呼地都睡着了。……

下午一点钟左右，营长骑了马到前面来，几个连长跑着腿跟着：看防务。

过了一会，高连长发了命令，叫向东移三里驻下。

弟兄们张开了一半眼睛，在肚子里咒他的三十六代祖宗。咒只管咒，起来还是起来。大家用手背揩了揩下巴的唾涎，呵欠也不打一个地就起身，背上那些七七八八的劳什子，开始移动。……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土，耳朵里也敲得出土来。……颧骨是青色。

“先上水……那边可没有水喝。”

不知是谁这么叫了一声，大家给逗得做梦似的抢到沟边，喝了些又上了些，水自然是有点黑的，沙虫也多，不过也还干净。味有点那个，不知你们叫什么，我们叫做涩：水味有点涩。……可是其实上了当。其实那边也有水，跟我们现在上水的这条沟是通的，水也好。

沈振国走在我旁边。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了句“操他妈”。他好像只是在肚子里骂着的，不知道怎么岔，关不住，给进了出来。他那意思我真懂得，可是说不出。……他并不是要骂谁。

我想答他句把话。……但还是说不出：肚子里是有点意思，要变成一句话，要叫别人懂得，可难哩。闭住嘴了，我是不大会说话的。

“快点走！”高连长叫。

来兴一步挨一步地拖在顶后面：割吃！班长的枪柄打在他腿肚子上。

“操你祖宗，还不快走！”

给打一下似乎就有了点力气，不过腿子还是提不高。

背部弯着：这时候身上那些鸟东西比以前重得多。他们也随随便便，不再叫你“胸脯挺出，小肚子吸进”了。

到了那边就不许再躺下。……

有道理，要一躺下睡着了，大家便得没命：敌人是在向我们走着。……

“听，来了！”不知哪位弟兄压着嗓子说。

大家歪着脑袋听。

真的，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步枪响！

“还远哩。”

是的，并不近。

“准备！”高连长说，“别着慌，大家要镇静。……我们要取攻势防御。……要镇静！……”

大家站直了身子。

有几个揉揉眼睛：眼白老是红，眼黑老是灰色。

还是歪着脑袋听，……可是枪声听不见了。

站直了身子又弯了一点下来，上眼皮重得只望下掉，……有几个似乎连枪都拿不稳。……

可是……

“又来了，听着！”

——拍拍！拍拍拍拍……拍！……

近些了，他妈的！

弟兄们把枪都抓紧些，像怕他逃去似的。……有一位弟兄的腮巴子动了两动，其实他并没吃东西，谁还吃什么鸡巴东西！

正是静着，营里的传令骑着马飞跑地来，在马上叫了些话。

“……第三连掩护退却！……”

我们的耳朵虽然没害病，但只听见一句话：“第三连掩护退却”。掩护退却呀，妈的！这就是说，别人退却，你掩护……

第二连和第一连的人哄哄地移动起来：他们开始退。……

高连长尽管厉害，可是刚一听见“第三连掩护退却”，他也变了点样子：脸子一阵白，白到了脖子上，耳朵上，嘴上，像有一桶石灰水向他头上泼，……可是他压住他自己了。这里说的压住，就是他自己先说的那镇静。

“别慌！”他叫，“这是咱们生死关头……别慌……振起精神来……嗨，怎么啦，你！”

被叫着的那弟兄惊了一下，立即挺一挺胸脯。

高连长又像猫头鹰叫似的喊连副们。

“吴连副，你们都来。……你们把排上的子弹都分配一下！”

连副们都忙着了：“……陈得标，你交两排来……何光，你拿两排去……还有你，嗨！”

“准备！”高连长嘴唇皮紧绷着，说出话好像很费力，“别着慌，这是我们生死关头……要镇静……”

接着裂开嗓子叫：

“上刺刀……”

格拉格拉地大家都上刺刀。

枪声更近……走着的时候瞧见远远的白云，一滚一滚地滚上天。云散了。刚一散，拍拍拍——又一堆云……

再一近，子弹叱叱地飞。

都走着，不由自主地，一个跟一个。……心里空空洞洞的。怕倒不怕：没有工

夫怕。已经记不得自己有手,有脚,有脑袋。也记不得自己是什么东西,只是别人走你也走,别人放枪你也放,别人逃你也逃,跟着别人做,老没有错。……大家都在做梦。

敌人拚命喊着。前进着。放枪着……

散开了。紧紧拿住枪,紧得连手都发胀。……

“前面发现敌人,五百米达开放!……”

……弯着腰弯着腿,一面扳机子,拍拍拍地打了去。

“前进哪!”王连副跑着喊,“一退就没命哪!……操他妈,看准标的!”

看准标的,谁不知道。可是都是烟,到处是烟,天下地上。你就看准那“标的”,拍的一声又打了左偏。……不过,我们总也瞧着打,要是胡打,我们子弹不够就糟了大糕:我们是掩护退却哩。

拍拍拍!只是拍拍拍!子弹叱叱着也听不见了。……

“噯,不好!”来兴大腿上带了花,膝踝子一屈,连身子仆了下来。

谁也顾不得谁。一回头,来兴离我们有三两丈远了。……

两边愈进愈近。好像有谁在我耳朵边放爆竹,耳朵眼里都是烟。子弹似乎飞进耳朵又飞了出来。

何光脑袋上带了花,怪轻松地就躺在泥堆里,刚宰了的鸡似的抽动几下就睡着了。……

都是烟。到处是烟。瞧敌人像隔着一片纱。

拍拍!拍!叱……

子弹从肩膀上掠过,从手肘里掠过,从胯下掠过……

叱!他妈的帽子打下了。

脑袋呢,我的脑袋,他妈的?

偷出左手摸一摸,还好,我的脑袋在着。……马上又扳起枪机来。……

敌人就在面前!他们自然一定都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瞧清他们的脸子——谁有工夫去瞧他们的鸡巴脸子——不过他们眼睛也一定和我们的一样不大张得开,也一定空跑了个几天几晚早路。脸子都青白着,正在动哩。

冲锋……

“杀呀,操他妈的……”

“……杀呀……杀呀……”

枪机不能扳了：来不及。……现在要的是用刺刀戳，砍，这我们叫做“劈刺。”

可是我们当新兵时学的劈刺如今全用不着。从前是摆个好架子，两腿稍带一点弯，进一步，手里的木枪向空处戳一下，嘴里就：“杀！”要是叫得不好，班长一拳打在脊背上：

“操你祖宗，叫你喝奶么……叫响些！”

如今一点用不着。……谁都没想要摆个架子，放个好姿势，叫得有力。……戳出去也不见得按规矩。戳出去戳在别人肚子上胸脯上当然顶好，不过有时来不及，你也会把枪倒过来，拿枪柄子打人脑袋的……

“杀……杀……”

两边都叫着，辨不明白是哪边叫的，谁叫的，只知道叫着的都是我们这类人。……声音都不像本人的嗓子，有时尖些，或者粗些，再不然带点沙音。

“杀……杀呀……”

除了叫杀当然还有别的叫声，以外还有几下枪响，再就，枪撞着枪响，刀撞着肉响。

大家都屏住一口气，死劲砍，戳，打。说是屏住气，气力会大些的。……

有几个刀刺在脖子上倒了。……任忠吃一刀戳在胸脯上，棉军衣浸出一块血，浸开浸开，满身都是血。……敌人把刀子戳进我们华必胜身上，太使劲，刀子一下抽不出，马上我们弟兄用枪柄打在他脑袋上，开了花，红的白的溅了出来。

死的人老是先把身子抽动一下，抽动一秒钟再落气。可是有一个，我也记不清是哪边的，敌人用刺刀在大肚子上划了下。刚一倒：即刻有人一脚踹着他肚子。肚子里一块块一条条的东西，和着血一涌，一跳就跳出来了，他没来得及抽动……还有是劈下半个脑的也不抽动一下就回了老家的。……

在这里死什么几十双人真算不了回事。脑浆和热血摊了满地。……

“杀呀……杀呀……”

有的一直躺下，有的先跪下来再躺。

个个的身上，手上，腿上，枪上，刀上，全糊着红水，也不知是别人的还是自家的。刺刀上的血流着凝住了，凝住了又串进了谁的什么东西，就又有血流着：只要刺刀还是在一个活人手里，那上面的血老会一层层加上去。……

脚踹在烂泥似的地上。其实并不是烂泥：拔起脚一看，满脚都是浆糊般浓的红血水……

“杀呀！……杀呀！……”叫是叫着，叫得没先前的有劲……

可是，我觉得了，我身上坏了一件把东西：手上只流着血，从膀子上流下来。

怎么样一来呀，这是？

不知道，自己真一点也不明白。总他妈而言之，我什么地方带花了。……

可不是，肋子窝里有点痒而痛……一看，操他……一滴一滴在滴着血。

不知道自己带花则已，一知道可就糟糕。

膝盖子没劲了，屈下来了……面前像有成千累万的蚂蚁在爬，接着又是黑圈子白圈子在前头旋。

“喂，他妈的，”我退了几步躺下来。

一躺就什么都不大知道。……

后来是，据说，敌人等他们的补充队等不来，支持不住，逃了。他们只剩得八九个人，据说。（为什么不干脆再干掉那八九个呢？他们没有说。）

我们还得赶快退，不然他们又得来：他们知道我们是掩护退却。他们补充队到了定得追上来的。

……我睁开眼睛。

沈振国拿沟里的水浇我脑袋。……

他妈的，一看，躺在血泊里……衣已经解开了，沈振国撕下了一段布将我的伤处扎住。……地上是血冻，有寸多厚。东一点西一点地，满地还有零碎东西：什么大腿，膀子，水壶，枪，肝，肠子。没脑袋的，穿肚子的，脸上有窟窿的，都横七竖八躺着……四面散着火药气。此外还有一种气味，勉强要说，就譬如……就譬如……说不出，还是死尸的气味。……

打死了两个连副。王连副受了重伤抬到老百姓家里去躺着。我们一走了就管不着他。……高连长没打死，站在后面等我们归队……有几个弟兄在看看带花的弟兄们，看他们可有救，有救的就归队一齐退，没救的只好给丢在此地。我的伤不打紧，刀伤。要是枪伤就会痛得不同些，有一颗把黑枣在肉里面是疼得心都要打战的。……

沈振国拿水给我喝。

“老沈，你没带花么？”我问。

“妈的，喝水吧。”他答。

“怎么样，沈振国？”班长后面叫，这混蛋没给打死哩。

“醒过来了。”沈振国不耐烦地。

“怎么啦？……快一点！”高连长急着叫。

“怎么，他站不起来就丢了他吧，别麻烦！……来兴快到这里来。”

来兴没有死……

我站起来了，扶着沈振国走到连长跟前。

来兴高兴得很重地拍一下我的肩：“喂，你起得来了。”

“小心点，他妈的肋子窝的伤。”沈振国说。

带花的弟兄们一拐一拐走了过来。起不来的躺在地上喊妈。

点了点人数：不算连长，二十一个，连班长。

“快走！”高连长说。

有几个走不动落了后。

“他妈的为什么不走！……枪毙你……”高连长发了火。

“报告连长……真的……实在……连长枪毙我。”说着软倒下来。

旁边的弟兄们拉他走……

突然——拍……

“怎么？”高连长跳了起来。

“报告连长，枪走火。”别排上的弟兄说，枪口子还冒烟。

班长的枪柄在他背上使劲捶了一下：“操他祖宗，枪毙你！”

弟兄们都不大愿走；有点走不动，有的是，老实说，大家满肚子有怨气，也不准是怨谁，总之有怨，在肚子里骂着。有几个肚子里骂着的忽然迸出声音来。

“呸，他妈的！”来兴吐了一口唾沫。

“操他妈，”沈振国说，“要不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谁来吃窝窝的粮！”

“你们说什么？”连长大叫。

没人来答腔。

“说，你们说什么！”连长站住了。

我们还是走着，一个也不言语。

“他妈的还了得……不守纪律……把你们送到后方军法处去……”说着，一面溅着唾沫，“说些什么，你们？……说呀，你们说些什么！”

沈振国脸上变成怪难看，像有个什么鬼附在他身上。居然横了起来：

“我说我的！”